

集部

震澤集卷二十九

明 王鏊 撰

誌銘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特進光禄大夫左柱國

太師謚端毅王公墓誌銘

國家有宿德重望之臣曰王公諱恕字宗貫仕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年七十八致仕今上即位遣行人即其家存問而公卒於家年九十有四上為輟視朝一日諭

祭者九仍命工部治葬事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
師謚端毅朝之公卿罔不嗟悼已又羨焉謂公祿位名
壽終始具全近古所未有也公可謂一代偉人矣王世
家陜西三原縣公生而魁偉高岸音吐如鐘見者異之
正統戊辰登進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授大理評事歷
左寺副出知揚州府擢江西右布政使轉河南左布政
使成化初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南陽荊襄流民丁
內艱會荊襄盜起特起復公征勦遂勑巡撫河南進左

副都御史改南京刑部左侍郎巡視河防又改南京戶部左侍郎所至有異政然猶未甚為人知也會雲南夷獠為梗改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視其地時鎮守內臣私市外夷誅求無厭人莫敢問公劾之其下郭英懼而自盡沒其寶石於官并械送其下數人於京且勸上不寶異物凡花木禽獸寶玩宜一切拒絕有駕帖下郎中鍾蕃所公言舊例駕帖下諸司司禮監印刑科號皇門諸司關防今皆無之何以為信設駕帖有賜死者其

人將何如死之恐孤臣節不死恐違君命又言昔交阯

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騰衝啓釁致麓賊叛逆今日之

事殆又甚焉在雲南九閱月疏二十上由是直聲動天

下進都察院右都御史又改南京都察院參贊守備機

務提督巡江進兵部尚書仍參贊同事者忌之改巡撫

南直隷公以近年貢獻太多所在騷擾因言古之明王

有投珠抵璧卻千里馬焚雉頭裘者非不知珍玩之可

愛也恐因而妨政害事所以投之抵之焚之卻之以固

結人心為宗社計也乞崇恭儉為天下先凡織造官一切取廻珍玩奇貨令四方無來獻中官王敬乘傳東南搜索奇玩所至驚懼公言當此凶歲謂宜遣使賑濟而乃横求玩好昔唐太宗遣使涼州諷李大亮獻名鷹明皇令益州織半臂背子捍撥鏤牙大亮與蘇頲不奉詔臣敢不效之又具言其失人心損國體傷和氣而召災沴上乃詔戒敬久之敬等俱收捕下獄同惡王臣斬於市中外稱快謂公有回天之力仍轉南京兵部尚書參

贊機務刑部員外郎林俊以諫建永昌寺下獄經歷張黻救之亦下獄公言二人志在盡忠而得罪恐人自此以言為諱設有奸邪誤國誰復為朝廷言者俄有旨令致仕公怡然就道孝宗在東宫則聞公名即位召為吏部尚書旋加太子太保公在吏部裁抑僥倖襃奬名節甄拔淹滯中貴無敢以私干劉文穆在内閣每有所軒輊公亦不屈守備蔣琮與南京科道相訐奏科道多得貶黜琮自如公言宫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

異同知州劉槩御史李興以忤文穆下獄公力辯之得
減死内㫖以通政司經歷高禄為本司參議公言禄出
自科目自可遠到而越次超陞恐非所以愛之也唯以
天下之官待天下之士勿以親戚妨公議事乃止時有
建白多謂業已行矣公言天下事設未得其當雖十易
之不為害若謂已行無及則古之納諫如流者豈皆未
行乎公遇事輒言有不合即引疾求退上每温詔留之
執政有不悦謂其好名者太醫院判劉文泰因誣奏公

公疏辨下文泰獄鞫問事遂白而公求去益力詔允之
命乘傳以歸有司給月米既歸日優游園林讀書著述
不輟言者每欲起公不果以正德三年四月二十日卒
明年月日葬某原公在揚州屢折疑獄歲饑且疫發倉
廩給醫藥全活不可勝紀襄陽賊平首帥欲縱兵搜山
因公言而止東南大水士庶咸望公奏蠲歲額公獨持
其議以軍國之計重也然所免各郡亦且數十萬而人
莫之知舊例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官田減半徵而

民田全免久之民田多歸豪家官田多歸下户公乃為
之損益官田量減其耗民田稍增之公私便焉公曾祖
諱彦成祖唯真考仲智皆贈光禄大夫柱國太子太保
吏部尚書曾祖妣某氏祖妣張氏妣周氏累贈一品夫
人公先娶蓋氏繼張氏俱累贈一品夫人文氏封一品
夫人子男五承祜都督府經歷承禄義官承祥順天府
通判承禋義官承裕吏科給事中女二孫男十三紞綬
基埜節簡潛璿璟輅輶輂輿女九曾孫男四安邦安民

安世安國女二公所著有石渠意見四卷拾遺二卷玩易意見一卷詩文十卷歷代諫議録一百二十卷漕河通志二十卷奏議若干卷銘曰

國有正氣曰唯忠義忠義斯存國勢乃尊侃侃王公奮自三原歷事五朝正色危言其言維何别邪與正邪正既分國是斯定逆鱗屢犯犯且弗傷唯公之誠唯先皇之明帝曰老臣國之耆耇邺典榮名有加於舊公如汲黯逆亂寢謀公如裴度邪佞所仇公雖亡矣神豈云遐

上騎箕尾下壯河嶽刻碑詔後唯昧之覺

封太安人楊氏墓誌銘

太安人楊氏世為崑山農家故封翰林院修撰顧公諱萁之側室實生今翰林院侍講承直郎鼎臣弘治十八年秋天子上兩宮徽號推恩近臣因進封太安人正德四年十月二日以疾卒明年九月七日葬吴縣潭山之新阡年七十有四初修撰春秋高正室吴安人相之性嚴少可太安人承事唯恭唯慎奉上撫下調護左右蔭

庇内外罔有違言者或非意所干一切含忍引分推誠終不見忿厲之色生鼎臣甚愛之意常遠之人不知其為愛也及鼎臣舉進士賜第一甲第一人及第未幾遂受封命遠近稱慶以為殊遇太安人獨愀然若不懌蓋念吳之弗獲是典而已獨被其榮也子男一即鼎臣孫男一履方孫女二説者謂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夫豈獨以貴又以之賢焉蓋觀其子之立可以知其能教也若太安人者有子如此可不謂賢乎銘曰

邈矣丹山孰云其高有雛生焉其文九苞彼其㳙施孰之敢擬有如不信徵諸魯史

伯兄警之墓誌銘

伯兄諱銘字警之贈光禄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諱伯英實曾祖初贈資善大夫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繼贈光禄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諱逵實祖前知光化縣累贈光禄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

大學士諱朝用實考兄生而修長瓌碩沈黙端厚雖在卒遽言貌紓徐無異平日少嘗隨仕光化相道後先人謂先少傅之宜於光人非獨内德茂也抑其子有助焉年未艾歸卧湖山間滅跡城市鏊立朝三十年州縣不知其有兄也及鏊在内閣人或曰弟當要路不可因是媒進耶兄曰吾嘗勸吾弟唯公唯正茍以吾故撓其節雖貴不願也近時貴家多以勢持州縣短長侵牟齊民以廣其田園高其第宅或勸可傚之兄曰吾嘗勸吾弟

唯廉唯慎茍以吾故傷其潔雖富不願也其於聲色玩好博奕游戲一無所留意王氏自宋家太湖之包山世以忠厚相承而近世亦不能無少變也兄葢有前人之風焉而今不可見矣悲夫生正統癸亥九月二十三日以正德五年五月十七日卒年六十有八初娶鄭氏繼孟氏子男四寵宰蚤卒延質延學皆工舉業孫四有周有匀有方有親以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葬蔣塢先塋之側銘曰

兄其曷歸從先少傅暨先夫人尚安其故

中憲大夫雲南按察副使致仕朱公墓誌銘

朱之先系出唐孝友先生仁軌宋有兵部郎中貫與丞相杜祁公游所謂睢陽五老者也五傳至直祕閣子榮稚年遭亂南奔始家吳之常熟直閣生實録院修撰大有從家吳城又三世為征東儒學提舉德潤有盛名於元是為公之高祖曾祖吉皇戶科給事中以直言被旌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召為中書舍人始徙崑山祖汞安

考夏皆隱居教授考以公貴贈監察御史公諱文字天昭自幼超穎迥出輩流游郡庠部使者程校藝業輒為首冠舉於鄉輒不利成化丁酉年三十有二始占南畿鄉試甲辰登進士第公初治詩已乃改治春秋又改治易治易未三年遂登第士流服其敏弘治庚戌授雲南道監察御史出按兩廣戎籍凡理戎籍例以搜括隱匿多寡為殿最莅其任者率以酷烈為名公在兩廣獨持平不苛而稽審有法民一言出口洞燭顛末雖斷歸戎

籍退無怨言巡按福建風裁整肅衆謂得御史體魏都
御史富林副使俊移疾家居咸奏起之時公私殫屈國
計無所出而鎮守死者貲財鉅萬輙既于羣小會福建
鎮守陳道死公乃籍其數以聞冀可佐公帑之乏詔不
從是後鎮守死御史不得復預權貴者始忌之屯田故
有額而隱占于奸氓歲久漫不可考公至湖廣則許民
自首不究切之或得業已久則輸税而不奪其業民見
公明信率詣官首實公為政雖若嚴峻而每出于平恕

閩有吳甲治海船商乙以市外蕃咸坐死公曰甲造舟而未嘗市蕃乙市蕃而舟非所製得減死其他冤獄尤多所平反政聲流聞法當遷秩上官有不悅者署其考為才力不及久之改雲南公曰尚可仕乎遂上疏乞致仕時國法方峻人為公危之公不顧卒得旨允居官幾三十年公私無纖毫過差權門要路雖舊與連未嘗一言自通人有德公者寓書當道薦進公知之即還其書不達曰吾豈可自售也尤善論古今成敗能以辯博濟

其議往往屈人于廣坐之中予與交幾四十年偉其博
重其廉且守而獨疑其過於謦拔不虞乃以不及沮于
時銓鑒者其獨謂何物論所以至今不厭者也公以正
德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卒春秋六十有八七年二月二
十一日葬吳縣陽抱山之先塋恭人王氏祔恭人工部
右侍郎贈尚書永和之孫大理評事汝賢之女賢明貞
淑鄉邦稱之大理無子館公於家子男六長希周恭人
出賜第一甲第一人及第今為翰林侍讀以學行聞於

時次希召希韓希富希吕希馮女四孫男二女三公所著有宋石稿渉覽比事臆見雜録若干卷藏於家銘曰不涸其明不刓其方持其頎頎不與時當屏居優游不怨以尤嗟允君子胡不少留何以傳之刻在畀猶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林公墓誌銘

正德戊辰三月九日廵撫雲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林公卒於家歲辛未其子有孚始以進士言於朝曰唯國家於大臣之終具有恤典載在令甲近逆瑾柄國實驟

大典先臣之殁且三年尚在淺土今朝廷事復舊章臣敢以聞有旨命有司治塋域仍命官諭祭如故事於是有孚乞歸以壬申十二月六日葬公於邑之紫帽山先塋之右過吳乞銘於予予於公同年友也知公特深公諱普長字元甫後以字行而更字秉仁成化甲午占福建鄉薦明年賜同進士出身時尹恭簡為冢宰識而異之曰雅粹端重宜居侍從之列奏授工科給事中先是言官有以言得罪者中外以言為諱臺諫徒取充位公

獨以獻替為志乃言今進士科限三甲恐不能盡天下才宜如宋制增置五甲其四甲五甲皆授以學校之職庶人才不遺而師儒之職可重疏上忤旨時已詔公冊封占城乃罷不遣而遣他使後他使有海禍或以罪戍邊人謂公有神明之助焉久之有旨召恭簡至内曰蕭顯等六人皆外叙公名預焉以母憂獨免服闋改南京禮科以憂去弘治中仍署本科未幾擢都給事中時儲貳尚虛公言宜早建以定國本土魯蕃以獅子來獻公

言宜卻之以明明主不貴遠物時議且復用汪直王越公言二人授之尚未遠可復用耶餘若抑倖進慎選舉恤災患節財用溥恩宥優饑民皆累累為上言之癸丑擢山東布政司左叅政時齊魯旱甚所司方於歲額外多歛以備賑濟公曰與其多取以濟民孰若寡取之為濟廣且均也會營德府妃葬大治塋域公不可王令承奉長史諭之又令諸藩臬諭之又面諭之終不可乃易人董之擢雲南右布政使未浹月轉陝西左布政使時

方餞饉重以師旅公轉餉維時師以克濟擢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值寇作公嚴督將領平之有襲衣
白金之賜蜀歲轉餉松潘路出番中番人刼掠邀利官
吏又緣以侵牟蜀人病之公設方畧禁貪緝橫其弊幾
絶而議者顧不便焉甲子改命巡撫貴州旋又改雲南
以積勞賜誥進通議大夫推封三代且録子有恒為胄
學生公時已病瘓在告疏三上始得旨給驛以歸逾二
年卒春秋六十有四公長身美髯眉目朗秀襟度冲粹

不見畛域而執守堅定不以利揺勢奪家居敦行孝友置九牧祭田輯譜牒復孝義堂居官潔廉明慎所至人懐之凡汲引人才人未嘗知寮友嘗被誣以身家保之竟亦不使之知也林世家閩之莆田世稱九牧林氏公為邵州藴之後奕世有聞祖諱宏泰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妣李氏贈淑人考諱良弼封徴仕郎工科給事中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妣黄氏贈淑人公娶陳氏督府經歴圭之女贈淑人繼孔氏宣

聖五十八代孫封淑人子男三有恒有章有孚女三孫
男五大魁大選大道大嚴大遂銘曰
端粹温温可望而親其仁不爽持義蹇蹇不隨以貶乃
全其方皇恩於赫賁于窀穸維後之慶
光禄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刑部尚書閔
公墓誌銘
昔在孝宗朝其大司寇曰閔公諱珪字朝瑛其先有仕
宋為將仕郎自汴來家湖州之烏程晟舍里六世祖德

淵歸安教諭曾祖諱性祖諱綬考諱節皆以公貴累贈光禄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曾祖妣袁氏祖妣謝氏朱氏妣嚴氏皆贈一品夫人嚴夫人為國初工部尚書諱震直之孫尚書醇德懿行簡在高皇公之生也人以為有外祖之風焉天順甲申登進士選授山東道監察御史屢劾大臣之不法者罷之成化六年擢江西按察副使已而改廣東進按察使庾嶺介南雄南安間二境爭田不决公方會勘衆忽噭呼為變人勸公少辟

公不動徐為處決令下兩境胥悅散去新會民嘯聚山谷為亂公出諭以大義貰其逋負遂安堵如故二十一年江西南贛盜起擢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至則舉廉黜貪勸分薄賦且疏盜賊之作皆巨室是由欲連坐之仍革豪右横取之弊京官由是多不悅會妖人李孜省得倖因言公不勝任左遷廣西按察使弘治初復公都御史巡撫畿甸經理儲備修濬城濠尋進刑部侍郎四年以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番禺瀧水柳慶

平樂猺獞相繼為亂督其下討平之其討古田也都督馬俊及參政馬鉉敗死時以致敗自俊公引咎自劾時議又欲濟師公謂罪止首惡乃設重購緝之已而賊果自縛以歸公又歸功於下安南使臣奏入貢道憑祥龍州輙為所梗詔下公處分公曰是亦各有罪焉乃行安南毋得挾私貨行憑祥無得阻貢物二夷爭遂息公在兩廣通行鹽之地而軍儲以濟立定順長官司而蠻人不為變八年進南京刑部尚書尋改左都御史掌都察

院事加太子少保十三年遷刑部尚書公前後在法司屢治大獄皆會切情法加以仁恕樂工袁林以罪瘐死獄中邏人以刑部郎中丁哲濫致之死也事連御史陳玉下廷議時以事出中貴相顧莫敢發公獨擬如律及吏徐珪以死辨哲冤幷下獄深治公又執如初竟俱從末減遼東都指揮張天祥襲殺敵為功大理少卿吴一貫當其罪死會天祥死於獄孝宗大怒親鞫於廷欲置一貫重辟公與都御史戴珊進曰一貫推按不實罪當

徒上怒不解公力諍曰法如是足也一貫罪止貶官宣撫逮妖人李道明蔓延百餘人巡撫者欲張大以為功公讞罪止道明餘悉縱免正德初逆瑾用事公遂請老詔允仍加少保乘驛以歸輿皂禄米有加焉猶以公德厚故也辛未十月十五日以疾卒以某年月日葬横山之原壽八十有二夫人王氏累受封誥秩階一品先二歲卒子二闓聞女一孫男八宜勤宜勛宜勵宜勅宜助宜勣宜効宜勤督府都事勛勵國子生女四曾孫男六

女三公少讀書於廂房之東楹偶徙而西忽驟雨震霆破其楹及出巡徑深山甫及岸而梁陷殆若有神相之者公少則以韓魏公自期其後敭歷中外焯著勲烈雍容廊廟不見運動而天下陰受其賜信魏公之流亞歟及功成身退壽考榮名孫曾滿前福履之盛又近世所鮮儷也予與公同朝久知公行為詳其葬也聞以墓銘來請銘曰

於皇九葉時明之隆閭于兩社有若閔公閔公之庸奮

自南服内外省臺出入南北帝曰俞哉汝作予士明于五刑以弼予治唯帝好生唯公慎德滲漉薰蒸以長王國上方耆之有孽其間辭榮來歸烏程之山人亦有言刑官罔後昔也咎陶不與三后公持邦刑有歲有年福履優游名德具完雲曾繩繩考終大耋太史刻銘維後之詒

石田先生墓誌銘

有吳隱君子沈姓諱周啓南字而世稱之唯曰石田先

生先生世家長洲之相城里曾大父良琛始闢田以大其家大父孟淵考恒吉皆不仕而以文雅稱先生風骼潔修眉目媚秀外標朗潤内緼精明書過目即能默識凡經傳子史百家山經地志醫方卜筮稗官傳奇下至浮屠老子亦皆涉其要掇其英華發為詩雄深辨博開闔變化神怪疊出讀者傾耳駭目其體裁初規白傅忽變眉山或兼放翁而先生所得要自有不凡近者書法涪翁遒勁奇倔間作繪事峯巒煙雲波濤花卉鳥獸蟲

魚莫不各極其態或草草點綴而意已足成輙自題其上時稱二絶一時名人皆折節内交自部使者郡縣大夫皆見賓禮搢紳東西行過吳及後學好事者日造其廬而請焉相城居長洲之東偏其别業名有竹居每黎明門未闢舟已塞乎其港矣先生固喜客至則相與讌笑味歌出古圖書器物摸撫品題酬對終日不厭間以事入城必擇地之僻陋者潛焉好事者已物色之比至則屨滿乎其戶外矣先生高致絶人而和易近物販夫

牧豎持紙來索不見難色或爲贋作求題以售亦樂然應之數年來近自京師遠至閩浙川廣無不購求其蹟以爲珍玩風流文翰照映一時其亦盛矣先生自景泰間已有重名汪郡守澣欲舉應賢良不果王端毅公巡撫南畿尤重之延問得失而先生終不及時政曰吾野人也於時事何知焉然每聞時政得失則憂喜形於顔面人以是知先生非忘世者初先生事親色養無違母張夫人以高壽終先生已八十而孺慕毁瘠杖而後興

弟病瘵終年與同卧起館𤼵妹撫孤姪皆有恩義尤喜
奬掖後進有當其意者為延譽不已先生娶於陳生子
曰雲鴻官崑山縣陰陽訓術早卒庶子復孫履皆郡學
生先生以正德四年八月二日卒壽八十有三復與履
治喪以壬申十二月二十一日葬相城西隷字圩之原
所著有石田稿石田文抄石田詠史補忘客坐新聞沈
氏交游録若干卷獨其詩已大行於時文徴明曰石田
之名世莫不知知之深者誰乎宜莫如吳文定公及公

闡其潛而掩諸幽則唯公在予諸焉銘曰

或隆之位而慳其受或敘之秩而侈其有較是二者吾其奚取嗟嗟石翁掇衆遺棄發為渾鍠震驚一世彼榮而庸磨滅皆是相城之墟湖水沄沄於戲邈矣我懷其人

亡妹故葉元在室人墓誌銘

先少傅所生子女六人而先夫人出者四伯銘仲鏊叔銓與歸南濠葉氏妹也王氏世家太湖之東洞庭先少

傅嘗知襄之光化累贈光禄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戸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先夫人始封孺人累贈一品夫人嫠承乏之内閣預聞政事葉之先以居積富元在之祖諱嘉善考諱文實皆隱吳之市門而有行義實始起其家葉之先亦家洞庭而元在之幼以穎敏聞故妹歸於葉生子一人曰森孫男二女一予妹嘗侍先少傅於光化及予歸自朝歲時來寧愉愉如也人謂吾妹生長紈綺不見其驕葉氏故富南濠尤以華麗相矜吾妹

居之不見其侈而賑卹單寒不見其嗇居家事父母敬也推之事舅姑著肅雝之美處兄弟和也推之待姻族成婣睦之行性又開敏解事治內御外罔不稱宜故一時大家多中衰而森獨能持其家不替焉吾妹素無疾意其壽也而一病遽不起實正德辛未五月十七日於戲哀門多釁哀酷繼纏前年哭元在今吾妹又繼之且年皆五十而止其可哀也夫其亦命也夫森以癸酉三月二十八日奉其柩葬横山西倉塢祔元在兆銘曰

温柔端嫕妹之良兮嬪于葉宗佐蒸嘗兮内外歸賢宜壽康兮倏焉霣謝吁其傷兮

鄉貢進士吴文之母萬氏墓誌銘

正德丙子春三月丁酉孝子文之奉其母萬氏之柩葬洞庭西金山之陳嶺萬諱齡祖金考文皆不仕子一即文之女二壻陸完卜金孫絳其生為景泰甲戌卒以正德癸酉七月四日春秋六十比葬某志其墓詞曰

東洞庭之東有峯小而娟秀曰西金吴氏世家焉為山

之鉅姓有諱侃者萬所歸也能戮力同心以勤家萬性婉娩而曉達世務力持門戶吉凶慶弔賓祭豐儉必式下至米鹽細碎雞豚蒔藝亦罔不宜性慈愛而恕為禮或不酬曰無乃吾有未至者乎市物恒過予之曰無乃有不得其直者乎嘗折劵以業貧買棺以瘞死人以是歸其仁能通孝經大義又能推之以孝其姑葛每稱之於人毋周孀居五十餘年以壽終哭之過哀酒肉不御子諫之不聽竟以毀卒人以是歸其孝於戲其必將

有後乎文之才性絶人年二十擢應天解試髙等聲振遠邇功名可俯拾忽以疾沮疾愈且北上又以服沮天固遲之以充其受大其發乎會將赫焉名於天下有愚自天責於兹阡嗟山之人毋或壞旃

震澤集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震澤集卷三十

三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臣王　爾熙

震澤集卷三十

明 王鏊 撰

誌銘

皇甫成之墓誌銘

鄱陽丘公之知吾蘇也嘗妙選吳下文士得四人與其弟霖游四人者長洲皇甫成之崑山朱天昭吳門徐廷芸洞庭王鏊濟之也丘公好文學知人下士四人者亦樂其相得日相游從講說相觀相勵明年乙未鏊及第

入翰林其後天昭登進士授監察御史廷芸亦薦於鄉獨君八試應天皆不第弘治戊申有司貢入太學則病不能行矣明年四月二十四日卒於家又明年十二月十三日祔葬於邑之尹山鄉其子録訃於鏊發書哭之慟已乃曰吾知君者固宜録則為誌其墓曰君諱信字成之皇甫姓少負奇氣議論偉然為文章援筆數千言立就作詩有警語尤工書法工拙肥瘦能隨人意鏊嘗作詩未得書君代書之他日示鏊鏊不能辨也行師趙

文敏指師張即之以上逼於顔魯公瓌偉峭勁求者日
塡戸呉中公府學校齋坊多出其手鳌嘗評其書云奇
峯矗起枯松倒生嘗患卞急以問於鳌鳌爲二語答之
曰靜以勝躁理以勝忿君曰我知之矣扁其室曰韋庵
自是含垢以忍其從善如此雖屢困塲屋而氣不衰與
朋友交劇飲歌呼不見厓岸赴義如嗜欲治生教子皆
有程度父病徹夜侍湯藥不懈居喪哀毁甚言及輒流
涕終喪亦然終其身無不然皇甫氏世家眞定自宋南

渡來居長洲之孔聖里曽祖諱均祖諱璵考諱通其世系詳見鏊所撰其先處士墓誌配彭氏子三金録鋕孫三淞浤沖録為郡庠生未冠已負才名人謂君有後矣君年十三則為廵按御史眉山歐君所竒今冢宰三原王公之廵撫吾蘇也日召與語亟對衆稱其才前廣信太守淮陽金君見其文曰珠璣金玉莫可城量故兩廣廵撫右都御史韓公亦曰皇甫子卿雲甘雨也卒時年四十六銘曰

八戰於執輒北以蹟千里之足嗟不一試蹟且復起君

寔有子君墓吾銘以是慰耳

南京刑部郎中應天府丞中憲大夫張君墓誌

銘

昔宋之南遷也南軒張先生敬夫有子留松之上海上

海之張其稱盎久元世有諱楷者仕為總督海運提舉

提舉生逵之仍督海運生二子詢國初舉賢良知貴溪

縣謗仕至陝西僉事生復古通左氏春秋海寧教諭教

諭生述亦通春秋攻古文詞是生南京刑部郎中詔寔
惟君之考君諱黼字闕少承家學歲甲午占應天鄉
試丁未登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進員外郎又進郎中
弘治十一年上疏乞致仕上嘉其恬退進應天府丞致
仕居林下值今上上兩宮徽號進階三品子鳴鳳以御
史考最加中憲大夫年七十闕以闕年闕月闕日
卒君始為刑曹恂恂儒者也一旦舍所業而事城旦書
人且謂將不勝而君若素習然雖老法家無以過之民

有里嫗訟其子不孝者君引其子責曰是非汝所由生耶語其母曰是非汝所生耶胡為乃爾反覆開譬以人倫之義皆感悔泣去龍江張謙武斷豪猾持吏短長吏莫敢問君寘之法龍江人讙譁相慶歲丙辰鳴鳳登進士君喜曰人言刑官無後吾嘗懼焉訊鞫每以恕求之曰庶免乎此其徵矣及鳴鳳官南臺旦暮定省樂也君一日出郊鳴鳳自郊歸值之遽下馬立道周輩類御史疾馳去君乃嘆曰吾老矣安得復與兒子輩爭衡哉自

是有去志未幾逆瑾柄國孥戮天下士君獨超然不預人尤高之君性澹泊敦厚不事表襮處兄弟宗族朋友罔不以義下至臧獲亦得其懽心然人有過則面折之人知其非苟然者未第時嘗夢人語之曰汝名先狀元覺而思曰吾其殆乎第豈有登狀元先者及會試榜出名在十五而鉛山費宏十六是年宏廷試第一始大神之其幼也嘗夢神示府丞字莫測及致仕而有府丞之命人生得喪其果有前定者耶娶尹氏封恭人繼瞿氏

封恭人子男二鳴鳳尹出鳴鶴瞿出鳴鳳於逆瑾時以
言獲譴罷歸五年瑾敗始遷湖廣按察僉事又進沅辰
兵備副使以丁丑十二月葬某處予考丁未會試得君
丙辰又得鳴鳳鳴鳳因是遠涉太湖來請銘銘曰
誰謂刑官而多無後惟允惟明福流斯厚世方競趨獨
屏幽居不贏其祉施于孫子

故河南監察御史程君墓誌銘

孝宗皇帝御天下憂憫元元體貌大臣而於臺諫尤所

優假於是言官多得盡言而言之得體剴切而可憚婉曲而可思明白而可以感動人主者亦無幾人若休寧程君良用其所謂得進言之體者也君諱材初以進士授閩之汀州府推官汀俗故號頑獷君至方毅明察一時獄訟不之守而之推守以是嗛之巡按御史胡華入守言每含怒以待有因法當流胡欲寘之死君據法以諍胡曰我不知法耶胡怒益甚君辨不已久之胡忽自悟曰推官言是也不然幾誤殺一人後有大獄必召君

議巡郡必挾君以往文事武備悉以委之且舉君為八閩循吏之首召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即上疏劾大臣貪耄者二人時長憲者謂試御史不得遽言事不與實授君亦不顧曰試御史獨非言官耶會考京職給事中吳蕣王蓋被黜二人蓋嘗劾冢宰馬公者君遂上疏言大臣天子之腹心言官天子之耳目任腹心而廢耳目可乎願留蕣蓋黜臣等之緘默者未幾又疏九庫出納之弊蠹政為劾甲子秋始實授御史往福建清戎伍至天

津值中貴進時鮮者暴横不法上疏劾之因請上節貢賦以安民生至淮安又上宏大綱舉萬目以隆治體任將帥以重邊防謹謚議以昭公道累數千言今上初政又上十事一曰君心萬事之本聖學進修之本朝廷四方之本部院諸司之本衣食生民之本禮樂教化之本賢才致治之本聽納求諫之本將帥攻守之本内治外攘之本所歷地方災傷又上奏曰陛下登極之初災異數見願反身修德信用忠賢自宫闈以及百執事皆禁

絶奢侈與逸遊戲玩之具與夫不正之人無益之事可緩之賦一切罷去皆人所難言者又嘗薦人才如王綸可尚御樂許進宜本兵柄陸完之勤康林俊之養素自重陳茂烈張詡夏鍭潘府之恬退後多為名士君自以裔出於程而生於新安故一意程朱之學嘗曰今世人才之不逮古者科目害之也朝廷設科以取士士由科目以進身豈利禄之謂哉所至輒引諸生以講明性理之學雖簿書蝟還而手不釋卷居大父母喪不用僧尼

道士至今家以為法時巡按缺員君兼領其事又兼查理文卷軍罷諸務填委君殫精竭慮遂以憂勞成疾疾革召所屬語之曰吾為言官不能舉其職死有餘媿死之日其勿歛賻賵以重吾罪古者冠帶不送死其為吾易深衣以殮時有族叔在浙西求一訣君曰為謝吾叔察院豈私見所耶叔大哭而去時正德丙寅九月十七日也年止四十有一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處君娶方氏子男二曰黙曰然程之先出自周伯休父世望廣平

而新安有程自元諱公始公七世祖元三公自槐塘出
繼大呈材五世祖誠公由大呈定居岑山今為岑山人
大父示瑞考祚君修髯偉儀觀抱負落落不凡與張芝
戴銑為友砥礪以名節必欲追古人及之不肯隨世碌
碌以就功名官内臺一年所上十餘疏疏皆當今急務
非掇拾細故以塞責亦不為矯訐以求名惜中道忽蹶
然跡其所樹立亦足褾白於天下雖不至公卿未為不
遇也假而位至卿相終老默默以去視今所得何如哉

君之葬十有闕年其子然舉應天鄉試高等始以狀來泣請銘曰先君累不第公考應天則在選癸丑復不第公考會試則又在選豈生能知之死不能表之乎冢宰陸公又以書來曰程君屬纊忍死以囑完曰必得公銘此言不可忘也余不能辭銘曰

我思古人伊漢之誼策懷治安志實經濟遇君之明卒乃不試唯光與禹三事周旋為國耆耉一辭莫宜校是二者孰天孰延於乎良用可以無怨

明故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公墓誌

銘

正德乙亥正月二十九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公卒於家訃聞上命有司治葬事丁丑三月某日葬堯峯山之先塋友人大學士王某刻其碑曰公諱源字仲山世家吳長洲尹山之瓜涇祖考質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考諒初封工部都水主事贈武選郎中加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少則好學工文有名

吳下成化乙酉占南畿鄉薦乙未登進士第授工部都水主事理徂徠等處泉源改兵部武庫司主事歷職方員外郎武選郎中廣東布政司左叅政浙江右布政湖廣左布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初武選最號劇司公至洗心自誓一意奉公權貴請屬戒門者一切勿通而籍其姓名若將行罰者屬賄遂絶時天下武功爵幾二十萬坐耗天下絶嗣者以疎遠襲公奏宗派許襲傍支者一切罷之大革冗濫舊例以罪亡者落職公

謂罪有輕重以笞杖而草其職不已甚乎人又樂其寛大司馬馬公甚委重之廣東勦雲桂猺獞公督粮水陸並進觸瘴癘深入師以克濟山東歲饑公與刑部何侍郎分行賑濟割臨清倉米八萬有竒以補歲漕之數明年徵償公奏民頼拯給稍蘇而又遽征之何殊弗給詔免與民涇王就封於沂以水涸將由陸之國民為騷動公檄所司姑緩之亟發卒濬河水旋至坦然之國公私無擾公凡三涖塲屋浙藩拆卷多儒士御史意欲有所

前却公曰科場所取者文即通榜儒士何傷山東歛銀將於鹿鳴宴贐士公曰方筵仕而示以利非為政之體乃已嘗代祀岳鎮東海齋之夕應時澍雨闕里文廟成有白金文綺之賜累疏乞致仕詔馳驛以歸公温粹寛仁人稱長者而臨事執守堅定雖當官涖政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文章博雅尤喜為詩力去近世尖新之習書有米家父子風配朱氏封安人贈宜人加贈淑人子男三𥙿例授蘇州衛指揮同知先卒棠國子生龔郡庠生

女三孫男三勲烈熊曽孫一余與公交四十餘年公弟南昌經府澄狀公行來請銘銘曰

端粹温文以富厥有施于有政亦既克守毀或求全非我所取銘于山阿噫奈公何

嘉議大夫南京工部右侍郎沈公墓誌銘

宜興沈氏其先蓋出梁隱侯約之後世家吳興曽祖源澤元季避仇來居宜興之黄瀆洪武中舉遺才拜代州同知祖德榮考養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公天順己卯占

應天鄉薦庚辰登進士第授南京户部主事歷員外郎
郎中陜西布政司叅議福建叅議叅政廣西江西左右
布政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遂進南京工部右侍郎乞
致仕家居十餘年年七十一卒葬大潮山公在陜分守
商洛流逋新歸者詔復三年而有司征役如故公劾其
罪募工甃其城免屢築之患福建銀鑛所司有額外之
賦公案之落職御史欲翻案出之公執不可御史卒從
之廣西鎮守刻戍粮衆聚羣譟扣官署燔民舍撫之不

聽公命土兵擒殺十餘人乃定當是時微公幾為亂琉球使入貢竊尚方禁工縱淫媟夷人易變所過莫敢問涉江西境公曰若縱之歸得無為外夷笑乎以計擒之郴陽七府諸司皆創建吏緣為奸公至則黜贓吏三四輩民無田者聽開墾荒埜仍復其租三年得熟田數千頃訪校官有學行者令諸生相從講學教軍士採材木陶瓴甓甓其城十二里闢城南教場悉樹以柳以時演武其間至今萬柳成陰郴人飲於江以故多瘿疾公始

命鑿十井於城中且造浮橋以通樊城免風濤之患以均州泰和宮觀香銀糴穀賑饑有司至今遵行之其在湖廣奏定各藩府歲祿又驗丁粮多寡定傜役輕重長沙武岳諸郡逋負至二百餘萬有司征求百方民終不能輸公奏宜命官檢實有所解縱庶民得沾恩而官事亦辦詔即委公蠲民五十餘萬折徵餘萬官民兩利焉湖南宣撫宣慰諸司交惡或請兵勦之公言蠻夷相攻不可以疲中國其後諸夷亦自解兵平漢鎮遠地邊貴

州而懸屬湖廣所司奏欲割屬貴州為便公言犬牙相制自祖宗深意豈可輕變唯征調詞訟則屬之貴南京歲治宮室城池戰船上供器用動以萬計大氐奸人乾沒其間費鉅而工厥公性善會計躬自物色品節多寡日月省試又謹倉庫出納之數諸小無所容其奸興訛造謗公知事不可為遂求去矣初公為員外監倉監税亦以嚴察羣小不便侍郎章綸入浮議因考察劾公物議紛然時葉文莊公為吏侍上命與都給事毛宏同涖

之乃白公之直前任怨自小官則然矣公孝弟清修好學予嘗評其詩有魏晉風楷書得魯公筆意往年至宜興公約予遊張公善卷二洞又至太湖山則已自塋冢壙營域饗祀堂室池沼橋梁碑亭綽楔秩然嚴整余曰跡公治行即不諱朝廷當命官治何預為公曰生無功於國死敢煩官家即是亦可知其賢矣初娶某氏繼某氏皆封闕人子男二某某銘曰

抑抑沈侯潤澤而㮚自為郎官所至則發四臨大藩御

史中丞南少司空名位俱登古亦有言清而容物吾豈不容恥是呫囁趍然出之道不我欺㦤㦤太潮公手所治千秋萬年尚安在玆

故中憲大夫知溫州府事文公繼室吳安人墓誌銘

弘治闕年中憲大夫知浙江溫州府事文公卒於官返葬吳縣梅村之原安人祁氏祔後二十闕年為正德己卯九月某日繼室安人吳氏卒其年十二月十有三

日祔葬祁安人之右初大夫之葬安人曰其為我穿穴冢傍吾且從公於茲時未四十也至是竟如其志吳世吳人安人考諱清仕終永康縣學教諭毋顧獨以二女居大夫時知永嘉喪其配祁安人聞永康之季則賢也乃委禽焉安人通孝經小學嫺於禮度時大夫諸子皆幼安人煦濡抱負察其燠寒饑飽癢疴有若所生雖諸子亦不知其非所生也隨官博平丞南太僕總持內政賓客祭祀之奉下至米鹽筐筬巨細罔有遺漏而內外

之限尤嚴大夫以是無内顧憂乃官温州單舸之任比疾始迎安人以往未幾大夫不禄諸子在吳含斂殯奠皆合儀法已則闔廨舍約臧獲輩無敢闌出入悉籍圖史及官府簿書扃鐍以須其子之至郡人歸賵甚腆子却之安人曰是無忝乃父矣歸官即謝膏沐屏處一室雖姻親罕覿其面大夫之子三曰徵靜徵明邪出也以文學世其家徵明雖未第名已徹海内每秋試主司以不得徵明為歉而徵明未嘗以不第為懟也庶子室孫

男八女三嗚呼近世風俗之壞俗有不堪說者予甚傷焉若安人者獨居十年冰蘗之操不磷不緇可不謂賢乎君子以是知大夫之教行於家也銘曰

詩詠柏舟志矢弗他鳴鳩飼子其愛無頗我懷伊人寧復有之洵美安人維其似之梅原之封於今有耀噫嘻末俗尚克是傚

亞中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賀公墓誌銘

雲南按察副使賀公諱元忠字澤民其先自宋南渡來

家吳包山之陽曾祖孟安祖文昌世有隱德考廉以易學魁應天解試歷官闕江學訓福建按察知事以剛直不能隨時告歸授徒吳中今吳中易學最盛其淵源蓋有自云公得家學之秘成化辛酉占解試高等壬辰登進士授行人司行人擢江西道監察御史巡視漕河河道為通出按廣西風裁凜然剔奸振滯黜汚崇良名聲大振當道者多才之而亦有不悅者乃除河南按察司僉事以憂去改僉雲南按察司撫夷勦寇茂著勳績鎮

守黔國公巡撫巡按僉舉公資望不當尚滯卑官遂進按察副使兵備金齒騰衝時木邦孟養舉兵相攻累歲不解公躬冒嵐瘴諭以威德事且就緒而固以疾乞歸矣帳下千人以金賮不受夷人為作卻金亭以旌其廉云公歸林下凡二十四年歲乙丑詔進亞中大夫正德丙子八月十日以疾卒春秋七十有八其年十二月廿有六日葬山之西塢配鄒恭人祔子男六泰以進士歷官御史直言被謫敘遷南京刑部郎晉郡庠生艮漸巽

孚孫男二安節安世公為人操執堅定面目嚴冷在道時獨持憲紀輩類御史抑首娖娖不敢出一語親舊或有囑則厲聲曰吾知有國法不知有他他日有言言事當有跡則又厲聲曰御史以風聞言事必俟發而後舉則焉用御史為家居久矣雖子弟不敢媟見泰以御史按閩中還侍立左右惴惴如也近世仕者多崇第宅廣田園以侈相高公少能以其家富迄老所居狹隘卑陋終不肯覆一瓦增一壥曰無為子孫累也冠服敝舊飲

饌非薄能甘之雖宴享賓客亦不肯隨俗奢靡值伎樂必望望然去之出入坐一小航人不知其嘗有官也於乎其可謂篤於自信不為流俗所變者耶銘曰

去古逾遠後日滋滔滔末俗止者誰嗟允夫子矜獨持毅然不惑行不隨後有考者在于斯

光禄大夫柱國太子太保户部尚書武英殿大

學士贈太傅文僖靳公墓誌銘

正德庚辰八月七日太子太保户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靳公卒未葬武宗南廵還師過鎮江幸其第親臨其喪撫柩嗟悼者久之今上入繼大統訃聞為輟朝一日諭祭者九贈太傅謚文僖遣進士朱紈治葬事其子懋仁卜以嘉靖元年二月二十五日葬公于其邑長山之原某於公為寮友又姻家也知公為深故為之銘公諱某字某靳之先世家廬州元季避亂徙鎮江之丹陽曽祖諱某祖諱榮不仕考諱瑜温州府經歷有遺愛在温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

殿大學士曽祖妣姜祖妣吳妣范皆贈一品夫人始温
州年踰五十無子范夫人憂之隂為置媵於側室温州
見之驚曰是何為者吾老矣何可復累人亟遣歸其家
俄而范夫人就館以天順甲申十二月二十日生公於
温州之官舍少長穎悟捷出時廣東副憲丁玉夫號深
理學公從之游又從今致仕少傅楊公游其學益邃以
博弘治己酉舉應天鄉試第一庚戌會試第二廷試第
一甲第三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弘治丙辰皇太子將出

閣講詒選正人以端國本其選特慎翰林舊學多不預
户部尚書佀公以公名上遂兼司經局校書未數日也
宫僚選侍皇太子獨指公問左右曰非靳先生耶固已
目屬之孝廟幸講所尤加奬異有文綺玳帶之賜又進
春坊中允會典成進春坊左諭德翰林院侍講公每侍
講筵敷奏雍容儀觀修偉重瞳屢回武宗登極公以舊
學進太常寺少卿翰林院侍講充日講是歲范夫人卒
京邸給驛歸治葬服闋還職尋掌翰林院事進禮部侍

郎時逆瑾盜政常因事諷公密書京官殿最以進公不從銜之時翰林多外遷公亦左遷為光禄卿已乃復舊改吏部又進兼翰林院學士管誥勑掌詹事府事仍充日講官又進禮部尚書甲戌遂進文淵閣大學士叅預機務已又進太子太保户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公在内閣屬時多事居常邑憂不滿容與少傅楊公等同心輔政時上講武禁中視朝稀晚相與上言謹視朝之節以示勤政嚴宫闈之禁以備不虞儲嗣未定海内寒心

中外無敢言者又相與勸上擇宗藩之近且賢者置之
京師以係海内人心竢皇子誕育仍歸藩邸皆人所難
言者丁丑上以郊祀畢將遂田南海子公時卧病即上
疏言方今國本未定中外危疑饑饉荐臻四方多警鑾
輿豈可輕動遂乞告詔遣御醫視疾中使存問又上疏
乞致仕不許時禮部以會試請考試官詔以屬公公曰
吾儕所以報國者在此力疾以往事竣復三上疏乞去
上以公忠勤體國方切倚毗屢詔慰留公詞益切乃許

之賜勑給驛以歸有司月給祿米輿皂且蔭子懋仁為
中書舍人公雖得謝而憂世之心不釋居常邑邑不觧
顏人莫測其所以越二年疽發背卒壽五十有七在翰
林時同考會試主考順天鄉試者一考會試者再授庶
吉士者再造就為多西夏賊平賜賀功牌一尋又賜麒
麟斗牛服玉帶罪人家屬蟒衣三襲及歸又賜襲衣白
金楮幣公豈夷溫粹可望而親平居端默臨事則侃侃
無所避為文根極理要病世之學者多趨華靡教人必

先經學嘗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虞廷相傳
心法也嘗典試崇雅黜浮力變士習家居斥去紈綺侈
麗之物作師儉堂以示子孫事親色養無違居喪致毀
而動遵儀禮自袒括至祥禫皆有儀注以為後式晚以
故第遜其族兄作室城南建祠堂於正寢之東置祭田
祭器作惇敘堂以合族革去近世焚楮之弊其好古力
行如此夫人某氏故雲南左布政使某之女繼夫人夏
氏金氏子男一即懋仁女六長適故禮部侍郎費公之

子太學生衎次聘江陰夏載次聘某次聘宜興少師徐文靖公之曾孫坤次聘鎮江衛指揮使陳可貞之子次幼於乎公生平力學不懈學必以濂洛為宗不可謂不純且正也際遇兩朝致位政府不可謂不遇也用未久而歸歸未久而卒其所藴有未能盡試者乎天下顧不能無惜焉銘曰

翼翼文僖奮自南服翔于詞林秀動睿目遭際泰陵睠焉顧只不難正朕而況朕子遂加校書隨侍春宮朝經

暮史風議雍容儲宮南面從龍以登秘閣巖巖心膂股肱惟是師臣海內承式乃匪其榮而憂而惕丹扆之箴祈招之愔甲觀之虛實縈臣心得告來歸爰弛其憂憂之不釋疾遂不瘳鑾輿東臨茀茢弗祓上錄舊臣恩命稠疊用雖不究禮數則崇刻詞幽墟以賁初終

勤上人塔銘

釋迦最上一乘正法眼藏吾不得而知也而知其必由戒以入戒生定定生慧不由戒而求佛如煮砂作糜無

有是義顧今之學佛者從其道而好違其戒故吾於勤上人有取焉而友之其歿也其徒道全方端來求銘吾曰吾心許之久矣上人諱智勤本沈氏子而幼養於陸伯良氏既冠陸將室之咈然弃去山之法海藂林也從師復薙髮焉苦行精修慨然有忘身求道之志遂渡浙江登壇受戒具遊天台過石梁者三至普陀然其一指觀音現象焉禮育王塔求見舍利陟天目禮高峯塔又然其一指塔為放光遊武當禮玄武至五臺禮文殊方

其篤於所詣杖錫重跻炎風漲海蛟龍變怪不知其為
毒也冰崖雪磴繩橋懸渡不知其為阨也神遊鬼墟蟲
虵獅象不知其為害也既而曰即心是佛何遠之求乃
歸俞塢初塢有寺曰興福久葊不治里人迎復與上人
居焉擅越爭施遂芟榛翳刬巖巒山門佛殿齋廊庖庾
罔不鼎新與法海抗矣後乃孫其居與其徒自營退居
安坐其間日誦法華積成一藏夫以阿難之趣悟也猶
有登伽之惑上人少空色相戒體無毀杯渡之神怪也

不𢈔無礙之肉上人老味禪恱戒行罔鈌年八十餘顏色精瑩步履如飛人曰其真有得耶正德八年五月忽示疾辟穀者五十日儼然而化春秋八十有九僧臘六十有八命其徒曰留此四大勿用荼毗其年九月十七日葵俞塢之岡去寺百武銘曰

像教西來被于震旦南宗北宗始合而散末乃益離或縱而誕棄其巨筏祈登彼岸於勤上人獨精戒律徧禮名山誓往兜率斷指忘身歸命文佛苦行精專八十九

年隻履西歸悲動人天林屋之東有俞惟塢層搆莊嚴師所營者千載皈依尚來歸也

延質壙銘

吾兄安隱四子伯寵秀文不幸短命死仲宰繼死所恃者質與學皆能成立亦且有子矣延質年三十有六正德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又忽死於乎吾兄之賢而夭其嗣吾姪之才而不克永其年天可問耶初質年十七八頴異拔出輩類落筆動千言翩翩有乃叔之風吾心以

為是子也脫穎三千之場摶扶九萬之海蓋無難者已而屢試南畿不利久之乃稍斂其英華余怪之方欲振起之則未也會安隱不祿葬有日質適病不能興質以父葬不能親堋心殊迫甚期愈近心愈迫病愈加或貽之戚藥冀速已服之暴下不止卒於乎其命耶其可哀也已妻葉氏子有周有方女二初寵妻張氏早寡無子煢煢守志不渝葉憐之有無共之相守如姊妹十年十月廿四日張死今年六月廿六日葉亦死三喪並以丁

丑閏十二月十一日葬蔣塢祖塋之東偏其重可哀也

已銘曰

汝之不幸耶吾宗之不競耶汝之才耶而止斯耶

震澤集卷三十

震澤集卷三十一

明 王鏊 撰

誌銘

明故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

沈公墓誌銘

公諱林字材美沈氏世為蘇之長洲人曾大父謚大父洪考傑封奉直大夫晉州知州母張氏封宜人公少好學成化甲午占應天鄉試辛丑進士第時方重內輕外

或謂公有倖門可得內除公不從出知晉州州人惰而窳公教之樹藝教之蓄積修城垣興學校民間利害以次罷行州之人皆欣然曰小沈吾父母也時年未三十故云弘治己酉進南京刑部員外郎中出知四川順慶府始至庭參鎮守鎮守驕蹇不為禮公一拜而起鎮守怒曰一拜禮乎公曰若不以禮自處安能以禮責人不顧而出巡行二州八邑之間覽觀風土詢求民瘼俗喜告訐株聯蔓引動至百人公一見立決無所牽引人甚

便之郡學湫隘文廟列堂之右撤而遷之建御書樓增置醫舍齋廬庖庫祭器又增樂舞生教以聲容舞蹈之節暇則親臨程試講解懇懇無倦士子皆奮文獻遂為諸郡甲郡故無城郭乃鑿西山之石仍溝洫物土方度高卑厚薄俄遷雲南參政後守成之及蜀寇藍廖輩倡亂所過殘破屢至順慶不能入遠近來依保障民益思之至雲南交人忽耀兵境上遠近恇攘公曰吾在此無恐吾請以身當之已而訖無事正德丁卯入賀聖節時

逆瑾盜政内外官守罔不叅謁公固不往瑾嗛之銓曹屢上公政不報最後擬山西布政命甫下瑾已遣邏卒詗公公行過之途抗手而過至摭拾無所得獨以沿途乘傳白瑾有石文義者適在傍曰沈良吏也文義葢未嘗識公而聞公名瑾為免逮繫下廵按御史問狀家人懼禍不測規以賄免御史亦故緩其獄使得為計公曰無庸賫叅官禄與賫叅名節孰重竟落職為民罰米輸大同又輸沿途逆傳直怡然以歸逆瑾伏誅言者奏起公為廣

西左布政使單車就道一如雲南之治近世有所謂公堂錢者多出賦稅之羨名曰公堂盡歸私篋雖號良有司亦然公一無所染凡修葺廨宇立坊牌則取之又以其餘鎔範琖斝之屬為公府宴饗用時撫巡交章剡薦遂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兼理軍務時鎮筸銅仁烏羅等苗屢出刼掠為患前撫臣率以化外羈縻不究切之公曰是不一揃刈且滋蔓難圖也率勵將士為深入計預給旗牌招徠安緝諸寨皆歸附天生屋

囤恃險攻之藺石毒矢交下人莫敢嚮邇公調兵先截其餉道賊已困火鎗飛礮繼之賊大窘奔竄俘其衆千餘牛羊器械無算陳家孟溪九十七寨相率來歸給以流官悉隸貴前二衛庶革土官貪殘積弊自是内境晏然初藍廖二寇横行蜀中數年朝廷大發兵勦之公慮奔迸隣境為患分兵守諸要害蜀寇平盪有掎角之助焉癸酉聞奉直公訃乞歸守制朝廷遣官諭祭比服闋詔起巡撫山東公在貴用兵勞勩成疾繼以哀毀在途

病加劇遂固乞致仕詔命馳驛以歸歸四年辛巳十月四日卒春秋六十有九嘉靖元年九月十八日葬吳江羅字圩之新塋公娶許氏封宜人子男二知剛知柔皆國子生女二適引禮舍人史相國子生張秉仁孫男四大謨大諄大雅大中大謨蔭國子生孫女二公生而端靖在衆中嘿然若不能言而臬然穆然之色人望而知其為君子也筮仕之初吳文定公亟稱為處子之秀今少師楊公每言昔在大學為同舍生見公終日手一卷

諸生喧閧其旁若罔聞也順慶之治有遺愛於蜀蜀人至今思之不忘初順慶民相率立公生祠憲副楊錦至郡以書來曰公何修而得此於蜀人盧御史師召行縣父老請公祠在學宮出入為艱請遷便近許之他日復至則已奭然輪奐盧訝其成之速知其得民之深也題詩歎息而去及家居日焚香端坐不以事經心事二親依依不忍去左右雖燕處未嘗敢南向坐初歸自蜀弟麓已別居公亟過之出涕曰吾寡兄弟忍分異耶待族

屬鄉黨皆有恩義於乎其可謂篤行君子矣銘曰

聖貴訥言曰焉用佞嗇夫捷給君子攸病萬石一家醇謹篤行恂恂沈公實惟似之于晉于蜀所至則治政聲發聞既去而思苗夷獷頑分北荒服自昔相沿簡節疏目公不謂然孰非王土躬率偏師深入其阻林巒洞蜒無敢違者昔所未有公行不疑仁者之勇乃見於斯公功既成公力斯憊齊魯翺懸不尚有愒勒石山崖爰告來祺

南雄府推官魏府君墓誌銘

魏故吳著姓宋季家蘇之胥臺鄉後徙閶門之南濠府君諱志寧字以道大父諱勤考諱文盛君生有異質成化間進賢樊公瑾尹吳賢而好文因推擇為吳郡弟子員余時在郡膠見君於衆中粹如也君篤志於學其學邃於經而尤邃於毛詩御史督學者考屢占首選試科場凡十上皆不利久之以歲貢上可以得仕矣不屑卒業南雝入試科場復不利時遠近從遊者多去取科第

歲庚午仲子應召亦占南畿鄉試人或曰可以已矣子已登第學復何為君曰吾不自取科第非夫也仍日夜淬礪誦讀不輟掇萃程文之善者幾萬篇皆手自抄録熟復之然入試終不利戊寅不得已就試名在優等授廣東南雄府推官君立心仁恕又以儒術緣吏事訟者多自輸其情有偷兒入民家獲自誣與其主婦姦鄰嫗證之婦不能自明但涕泣求死君察其色得其寃狀使人詗之果誣也婦得不寃死民有與富家訟者瘐死獄

中其子訟之又以誣坐死君閲其案曰父以是死子又死焉其忍乎命富室以葬埋費給其子他多類是雄治嶺南藩貨輻輳視篆者以是得厚利藩臬屢檄君攝府事輒推去之嘗攝始興縣出淹禁罷冗費又攝保昌有豪其鄉者頑獷不受令聞君至即往曰侯信人也其不枉我訟於藩臬者必曰願下魏侯及病篤民奔走羣望禱之家居孝友持父喪已五十餘哭泣幾喪明娶袁氏子男二應龍次即應召以文學名女二皆有歸孫男三學

忠學孝學詩君以正德某年某月某日卒以嘉靖元年九月二十七日葬鳫宕村之先塋銘曰

良維善御曾不一獲沫也勇聞戰乃三北噫嘻魏子屢上而踣晚得一官于嶺之下政方發聞忽已物故命也則那以告來者

亡弟杭州府經歷中隱君墓誌銘

於乎吾弟今竟安之儀容謦咳彷彿猶在而遂不可見後余而來先余而往能不深邵子之悲敦今世之好結

來生之因能無蘇子之望乎於乎已矣吾尚忍言之而
平生所存非余又孰能言之故抆淚而書之吾弟諱銓
字秉之贈光禄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諱彦祥曾祖也初贈資善大夫戶部尚
書文淵閣大學士繼贈光禄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
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諱逵祖也前知光化縣粲
贈光禄大夫諱朝用考也吾弟少多病資亦不甚敏而
志甚篤從先少傅於光化猶未甚知學乙未春予入翰

林自光化馳省予於京邸自以學後時發憤淬勵日夜不輟每余起朝猶於窓間聞吾伊聲余每戒勿使過苦而不能從也及歸矣居先太夫人喪哀毀之餘學亦不廢兄弟自相師友余時年壯亦銳於學余每覺有進弟輒已追及之若與余爭先焉者時人因有二蘇之目及余還朝余弟入郡膠學行為一時冠部使者皆推重至科場輒不利最後以年例貢入京值逆瑾盜政歎曰此豈求仕時耶遂入告太學久之乃授廸功郎杭州府經

歷空名告身亦不之官時余亦自内閣歸日從余相羊山水間扁其堂曰遂高更號曰中隱每佳山勝地花朝月夕有㑹必從有倡必和然余性嬾而弟好吟故弟唱余和者十九若夢草集所載是矣今則吟無倡也㑹無從也獨行而無徒也余其何以為心也余性寡諧而與弟獨氣合以天倫之親而加以契我弟以余為師余以弟為友非但世之兄弟而已也今其忍獨舍予而去耶吾弟雖無官守恒以國家生民為念每聞朝廷用一正

人行一善政欣欣見於色或形於詩不然則戚然以憂若切於身者吾嘗論天理人事相符世固未有不耕而穫亦未有耕而不穫者隨所積之厚薄而輙有報焉若吾弟者勤一生於學曾不獲一日之用礪一生之行曾不獲一命之沾而又不得其壽以歿天可問耶吾弟生天順己夘正月十二日以正德十六年八月初四日卒以嘉靖元年十月二十五日葬洞庭東山曹塢之原春秋六十有三娶鄭氏賢淑知禮子男二延望延覲女二

望學已有聞覲亦志於學天之報之其在是乎銘曰

是為杭州府經歷中隱君之墓生不逢時死或有知之者百千萬年尚勿毀也

封翰林院編修徐君室太孺人沈氏墓誌銘

徐與沈同望洞庭其先同自金華來徙世締姻好天順成化間徐宗孔殷羣從競秀而封君尤傑出封君諱潮字以同瓌顏秀幹詩章字畫迥出流輩姻以復聯太孺人生淑慎柔嘉來歸于徐孝敬嫺睦遠近稱賢而再育

皆女顧惟宗祧之重數言於封君請納貳室得江陰王氏王與太孺人同心力勤起家而明敏達事體太孺人自以為弗及也遂以家政讓焉辭不果及王生二子皆有立又以家政授焉内外出納鉅細不復關白專心一意撫恤二子王事之彌謹及縉入翰林得貤封及親父贈翰林編修王不敢受封而太孺人珠冠霞帔饗其榮觀十餘年君子曰昔有衛宗二順者劉向謂二女相讓亦誠君子乃今復見於斯乎嘉靖元年七月十有六日

孺人以疾卒二年四月廿六日祔葬金鐸山合封君之兆春秋七十有五子男二縉紳縉擢進士入翰林侍今上於講幄日承顧問誦說指陳從容詳雅啟沃之功懋焉徐宗將日起而大人謂繄太孺人之功女三長適行人司行人蔣詔次鄉貢進士朱伸次馬叔雍孫男四玄度玄慶玄成玄齡曾孫女一子長女昔歸縉侍太孺人久知其詳也法宜銘銘曰

推賢讓能惟士之艱況也閨門能無有愆徐門日高伊

誰使者我銘其幽以詔來許

陸冢宰母太夫人華氏墓誌銘

初贈監察御史累贈光禄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諱宗愽之夫人贈光禄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諱子敬之子婦前天官冢宰完之母也曰華氏華之先裔出南齊孝子寶自無錫來徙長洲之下雉瀆稱累世名家太夫人歸于陸生子三長冢宰次宜次宇女二孫男七伷价仕倅修僳倬宇例授蘇州衛指揮使伷价

仕國子生倅庠生修中書舍人孫女十曾孫男女十三弘治某年封孺人進淑人又進一品太夫人正德辛巳四月二十五日卒嘉靖元年二月十九日葬邑仰天山之阡啟柱國君之柩焉春秋八十有七陸故吳下世家最名有家法太夫人性賢明事姑相夫教子罔不宜撫接内外卑尊踈戚皆有法冢宰初以進士為才御史按察副按察使以廉明稱入為都御史兵部侍郎屬羣盜起北方攻城破邑中原雲擾王師久無功即毅然請帥

師討之賊屢敗北奔潰追賊酋於海隅而戮之中外乂安功亦偉矣正位冢宰進退百官縉紳士夫多出門下升堂拜太夫人為壽州縣守土官歲時候問起居於時天下莫不榮焉一忤權奸中以奇禍所坐曖昧功過相准猶宜從八議之當爭進者從而媒孽之聽者不察又從而下石焉乃至官校籍其家家人或驚竄太夫人怡然就道至京出詔獄卒於長安之官舍於時天下莫不傷焉初太夫人與子書曰物忌太盛盍歸乎冢宰亦屢

疏乞歸不允旋陷大譴大呵之域頼今上明聖竟從輕比而太夫人之見遠矣君子謂履盛而懼蹈難而安太夫人有焉可不謂賢乎太夫人之幼也庭有積水一兒溺焉女伴曳之愈沉太夫人奪而縦之兒遂起識者謂有司馬公之智矣銘曰

榮觀屯艱其事好旋天曷為然壽且歸全亦復奚怨

南京禮部尚書邵公母太淑人過氏墓誌銘

太淑人過氏宋宗室徐王郡馬孟玉十世孫時明翁之

女皇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純和府君邵公

諱溥之配今南京禮部尚書寶之母也尚書於正德間

以都御史鎮淮上忤逆瑾勒致仕旋進户部侍郎不赴

以母老固乞終養於家八年詔以南京禮部尚書起之

又以母老辭今上即祚復起之又以母老辭惟上知其

孝不强也命有司以禮存問太淑人時已屬疾命至不

能興命服拖諸身稽首以謝明年冬十二月二日終于

適寢癸未十月丁酉葬慧山繡嶺之原去大夫墓數百

步而近大夫之葬五十九年矣不敢議遷乃製衣冠而合葬焉春秋八十有二子男一尚書也孫男二殤其後者曰玄孫女三壻為華珉吴汝寔館於家者曰秦汶初大夫之卒太淑人年未三十保育遺孤堅守一節族人欲敓其志不改不二其節偉矣予嘗書於貞節之碑至是尚書復屬予銘其墓辭不獲則為按狀書其勤家勸學官居守法之事以見尚書德學之成勳名之著其來有自初家人析産太淑人獨取其先世遺書祕藏之以

族其子之長及尚書就外傅每夜績以相其勤而又恐其過於勤也每於警惰之中致節勞之戒所以撫摩保護周悉備至遂見其子登甲辰進士出知許州歷戸部員外郎郎中江西提學按察副使浙江按察使右布政使湖廣左布政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總漕運鎮淮安皆至官食其禄及戸部侍郎之召則病不復能之官終養於家其在官所每因省定之餘輒以公勤為戒官府之事若無所聞在許州時毀滛祠寺觀人莫能阻人或

曰是公孝惟母命或可已之因間以請太淑人曰此詔旨也吾兒安敢廢格吾亦安可有言其知大體類是州官每閱雨齋居太淑人亦蔬食以齋曰在官者憂民吾獨得不憂前官有喪不能舉尚書輟俸資以償而患不足太淑人曰此義事也第行之吾嘗省穡家用以裨汝州官母生辰輒納女賓為壽太淑人曰此謁階也不許在江西長壻來逆婦俗皆用樂或言察院密邇盍省之太淑人曰省之曷若撤之命樂皆出每尚書行縣闔戶

終日自鮭菜外無敢闌出入者及病命啟篋笥分諸女孫衆意在官久當有珍奇綺繡及啟舊衣數襲見者憮然而心服其廉其卒也鄉之人皆曰非是母莫能育是子非是子莫能報其母是宜銘銘曰

慈恒遺教教斯宦學孰拊藐孤迄成名德仕多違養養斯利禄孰辭金紫而侍朝夕於太淑人秉心不二撫成尚書為國重器令伯陳詞誠徹於帝八十年來定省不廢教既遂矣養亦至矣苐禄榮名維其備矣刻石幽壙

垂無㺯矣

亡女翰林院侍讀徐子容妻墓誌銘

於乎天降割於我躬何其酷耶朞年之間二女接夭長女儀又繼之耶長女之生吾始筮仕而吳夫人不禄呱呱在襁褓余時尚未有子戚之甚愛之甚閔閔焉日望其長也余在翰林日多暇長女之幼也日侍余學繙閱濡染不離一室因是漸識經史大義且通知時事得失人才高下及歸徐氏委子容於學從臾之淬礪之以底

於成余自內閣告歸相子容居京有警戒相成之道子
玄度稍長日與坐一室講習玄度學有成緒而吾女之
學亦益進間習為五字詩輙自書之有楷法意義集曰
芸閣然未嘗聞於人人亦無由知也歸子容二十餘年
及見其占鄉薦登甲第入翰林由庶吉士兼侍讀令子
容名位且日顯而余女亡矣子容官考三年例得封典
以姑未及不敢先焉竟不及封而卒年僅四十有二子
男二玄度玄成成化丙申十月十二其生之日正德丁

丑三月二十四卒之日巳卯三月廿八葬之日墓在陽山華鹿之原以地卑濕嘉靖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改葬光福鳳凰山之陽銘曰

子之嫕兮又賢且慧兮歸值其良兮而年不長兮於乎孰知余之傷兮去華鹿而之鳳山福爾後其安且昌兮

哀詞

臨海陳公哀詞并序

成化丙午五月廣東左布政使陳公卒南昌公卿相

與唁於朝士庶相與唁於野吳中士子則相率作主
祀之先賢祠時年五十八云初公之為御史也屢抗
疏言事天下想望其丰采董學政於南畿鏊時為弟
子員一時官吏動色相戒曰是非糾劾百僚不避權
倖者耶何可犯也御史大夫韓公時居喪吳中戒其
下悉屏儀衛去之曰陳御史至矣而公之至也言稱
古昔動必以禮先頒冠祭射儀於學宫歲時肄習至
是徐行綿視周旋磬折絃管豆登洋洋翼翼遂居宿

學宫士子競勵兩廡鐙燭如晝吾伊之聲相應時以
二鐙前道廵行學舍事當上聞屏居齋沐引使於庭
再拜乃遣升降東西堦舉足後先造次不爽教人為
學必本於小學灑掃應對以達於六經以及通書西
銘皇極經世太極圖盖在吴前後三年變色之語不
見於章縫折箠之笞不加於輿皂而人畏之如神明
既去而思之有加於戲非賢而能若是乎及官河南
率是道不變在廣東亦然廣東有中官厲民者公推

抑不少假數以事撼公不爲動竟以是被逮民之遮道號呼者以萬數吏張聚者嘗以事得譴亦上疏訟公寃云公臨海人也居官三十年故居不增一椽所至行李蕭然晚聞母喪質明就道官屬有不及知者其之官廣東也中途無馬遂賃一驢騎去夫自周道衰士之宦學大抵多逐時好雖世所謂賢者固不免焉與時俯仰而公毅然必以聖賢爲法所謂古之人乎固猶難之當成化間聞望重天下者三人焉三原

王公莆田彭公及公是也二人俱及今上之初繼登三事而公不幸死矣鏊自得侍公而後知學之大者非獨以其言也覿望之間固為多矣及承乏翰林公又以韓范司馬諸公及道學傳見授予何以副公之知乎其卒也作詞以抒余哀

我思古人兮我生孔遲世降日卑兮孰其返而洵美夫子兮尚及見之冠仁服義兮忠信履綦衆方狺狺兮獨與道謀特立不阿兮讒邪所仇行顛以殞兮不

惑不憂猗嗟斯人兮不預其施夫時則然兮吾以何
尤越山岑岑兮越水瀰瀰懐公不見兮孰知我悲

楊文懿公哀詞 并序

故吏部侍郎文懿楊公以高文博識名海内夫人能
知之公嘗著諸經私鈔多先儒所未發者人或未及
知也予間得其一二公曰固不待後世而有揚子雲
矣其卒也為詞以明公志詞曰
聖亡經在異說紛兮阨秦造漢離多門兮商詩瞿易

授受親兮黨同矜異轉失真兮遺言與旨不尚存兮
唐有啖趙宋孫石兮抱經剡傳挺見特兮逮乎伊洛
義轉精兮紫陽承之集厥成兮設科置學為世程兮
父傳師授莫知其端兮雖有異說誰敢干兮於大懿
公生已後兮周漢唐宋得通究兮聖經浩浩如天淵
兮家鑽人淬庶或全兮瑰辭微義日星陳兮蹈常翫
故駭厥新兮章甫資越衆排斥而不信兮不信何傷
益自珍兮嗟我何知乃得師兮謂公自信當勿疑兮

太羹元酒所貴希兮豈不或過志亦奇兮後千萬年來者誰兮

陸詹事哀詞 并序

弘治八年春正月宮詹晉陵陸先生卒昔成化初先生發解南京第一廷試第三於時才名傾動中外某時遊學京師間得見之魁岸開爽映發左右後十年承之翰林始習焉議論之高奇識見之偉特座之人往往屈焉衆方歸以公輔雖先生自負亦固有然者

於戲孰謂一旦奄然而逝乎予與先生學同門官同署居同巷悼先生之抱器而不試也又嘗豔其盛而憫其衰也作詞哀之

芒乎窈冐曷之憑兮胡然熻赩欻摧崩兮誰者為之曷勸懲兮有美夫子奮毗陵兮巉巖秀骨頭角稜兮匡詩張論有師承兮天才俊發迅雲鵬兮横江鱣鯨脫鞲鷹兮祥開劒井光怪騰兮木天學海浩淵澄兮嚌嚅沉浸日烝烝兮威儀禔禔富才能兮擬

若懸河衆目瞪兮太阿在匣矢在氷兮史館秉筆直
若兢兮經筵講説三昧稱兮汝予舊學得若矜兮如
金就範木就繩兮宮端翰學望峻嶒兮衆謂夫子自
此升兮秉鈞宥密輔弼丞兮調元熙載囦不勝兮
方當雲騫折右肱兮千里就駕中道輹兮纍纍喪
車丹旐乘兮妻宮並殯女喪仍兮榮名過目若風鐙
兮盛衰糾纏豈其恒兮嗟藐承學若齊滕兮官曹私
署近得朋兮齋廬朝鑾憶並曾兮於戲邈矣涕在膺

兮

祭文

祭太常鄭少卿(璟)

於戲世道交喪舉世其隨突梯脂韋自許隨時噫嘻先生守維清慎白壁貞松弗渝弗緇少入詞林文望孔蔚國史是非董狐之筆繼遷容臺位次俱升磬室獨懸黔婁之清年方四十伉儷則逝鰥居以終曾參之義士方宦學不殞其操及其得志惟時之倣嶷嶷先生世孰及

之末秉國均天乃奪之基等少蒙鶚薦有位于兹出入門下遽失其依吾道之慟豈獨其私

祭陳太常音

聖賢大道經則備之如懸日星有目共而孰知其間奥旨微詞有深如淵有棼如絲先生涖止一語輙領微析秋毫動中綮肯髙卑淺深各滿其腹匡衡觧頤朱雲折角作為文章醇粹精良無味之味其味則長瑣屑不理人曰憒憒人知其晦莫知其睿商畧陽秋著龜涇渭崖

岸不修人曰䏊䏊人知其怯莫知其勇利害死生不震不竦世方逐熱我獨求閑一官于南九載斯遷其畸者人位也宜後其偶者天云胡弗壽其等少侍門牆忝有祿位聞訃莫奔南望殞涕心喪之誠一卮遥酹

同年祭張希載侍御

昔在成化乙未之春同登甲科三百其人二十餘年聚散生死其仕於京九人而已維九人者契義實惇謂當白首終無間然豈謂君也又棄而先君為御史士有先

覺風紀不隳緊輔以文學吏事孔閑德器維宏任重遠到將無不勝中道而踣天不可測有呱者兒有煢者室萬里滇南見者興惻況于八人感舊則多酹此一尊傷如之何

祭彭文思公

於戲天之生才其不無意胡與之才又畀之地又畀之時而不一試噫嘻思公相門之裔學專春秋志在匡濟弱冠春闈名先多士翰林廿年忽觀中祕日侍經帷周

旋風議晚登黄閣台揆之寄方期有為以展厥志俄被之疾遂謝時事林下盤桓竟以訃至驊騄方騰中道而蹎梁棟方隆風雨忽萃於戲思公天實難既設奠緘詞尚其來塈

祭吳文定公

我生雖晚從公則舊科第官階交手授受公為之前我躡其後乙未之春朝班間遥玉署相隨金匱更紬己亥還南斬馬在疚公來視之具區之藪至今湖山傑句增

秀壬寅至京夙願忻副各事園亭對開戶牖雪月之宵花柳之晝有倡斯和有集斯湊詩筒酒籌間道互走有出必偕並鑣聯袖陵道驅馳郊壇宿留最後同直文華邃宥經幄敷陳公左予右迹以事同分隨年厚叔度之陂公瑾之酎莫知高深實忘固陋晚有弱息許奉箕帚通家往還不間子婦人事好乖我馬東首送我於郊欲別且復我言北來會合斯又稍聞微痾引年屢奏手扎頻承墨色如黝宜壽而臧事乃大謬鄉亡典刑國喪耆

耉如公德踞天胡不佑胡不三事胡不遐壽我登公堂不我云靚不與我言有禬斯靨平生此别情曷云究公其聞乎薄薦觴豆

祭錢世恩文

疇昔之夕惠而過我信宿惓惓欲去不果去不三日忽以訃聞俯仰之間遂成古今乃知前來蓋以永訣始終之義子也罔缺念昔詞垣從游諸彦一朝來歸雨消雲散歲時寒暄子獨不變哭之寢門吾感實多遠致薄奠

傷如之何

祭白都憲文

嗟予鮮合而交於公父子之間自始及終伊昔康敏視我忘年我於中丞義且復然四十年間中外周旋豈知盛衰事有不期康敏徂謝公復繼之俯仰今昔有涕漣洏衰病偶存靡由執紼薄奠一觴以告永訣

祭靳文僖公文

昔我與公同游翰林鄉邦氣合道義寔惇旦夕相從討

論典墳有倡斯和和如瑟琴我躋内閣公謂猶巳王陽在位貢公斯喜豈知拙直不能乃止及公繼登我心遥賀司馬在朝景仁安卧謂方簡在遽巳得謝不能媕阿與時髙下直道難行先後一轍秦晉之好由斯而結蘇及南徐遄往斯復歐趙命駕匪朝伊夕公不少留吾道滋獨非天不遺民之無禄遠日有期甫匈是宜綸音下問輶軒逮而緘詞代往非我之思終天之恨寓此一巵

祭靳夫人文

輔佐相國調元祕閣入朝兩宮冠帔若若公倦鈞衡乞
告歸鄉方共優游遽爾云亡我有弱息聘歸令子教養
鞠育終身之倚訃音忽聞使我驚呼子失慈母婦失賢
姑誰撫誰育教者誰歟宅穸有期義當匍匐道遠莫致
莫預執紼薄奠生芻以告罔極

震澤集卷三十一